作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牧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爾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眾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爾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𢿱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欲為心毒箭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為斷欲結故　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道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望拔欲根本　欲林難可拔　人天阿脩羅
夜叉鳩槃荼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羂　繫縛諸眾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怨者　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爾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眾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眾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眾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眾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

(五四)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花鬘著其頂上。爾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花鬘在於項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知是所作。爾時尊者即說偈言

花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愛欲者厭惡　佛子共擲力
戰諍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花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爾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爾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燋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毘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為解者

爾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88]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己神通力　由汝輕捇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為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譬如以藕系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為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王所尊敬　況復如來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亂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為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亂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麤語　恒常見悲愍
令我心不悅

爾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來乞食
我令空鉢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1]如(龍)(電)：有(正)

我曾作惡牛　并及毒蛇身　五百車濁水
令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修羅
一切皆輕蔑　毀我壞名稱　以屍苦惱我

爾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於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葶藶　用比於須彌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來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爾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優波毱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為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為洗除盡

爾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者答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尊者言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真濟

我見彼法身　不見金色身　無惱為我現
示我佛形相　我今極希望　愛於如來形

爾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言汝若見形莫為卒禮以一切種智慎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為禮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為我作禮者　則為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為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任　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間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惑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踰過於日月
悅樂眾人目　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今當作即為却屍爾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厭足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毱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坐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爾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掌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花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華林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彌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爾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眾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坐起五體投地而為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禮於佛　我今實不為　恭敬禮汝足

爾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禮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違言誓喻如以涅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爾時不敬於涅木欲敬禮佛故我禮佛色像不為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普供養眾僧令不所乏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為四眾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覺為作禮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五五)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為諸眾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眾說法於大眾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為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為眾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惟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沈水香　復非花葉莖
梅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眾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優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厭足

爾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爾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眾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眾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得樂之果報　作樂因緣故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諸有得此法　不為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獲於上妙身　以讚佛德故
便為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讚歎佛實德　為眾之所愛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澌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世世受生處　增長眾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爾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五六)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眾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覩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佛分座令坐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眾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眾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為第一　此名為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遙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如是爾時帝釋即說偈答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最得自在
晝夜憶念施　天人阿修羅
愛重尊敬我　如得多伏藏
眾寶盈滿出　故我得如是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爾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為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爾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爾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為　猶當為解釋　況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衣此弊壞衣　捨毘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已成就　何故作觸嬈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為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爾時帝釋還復釋身。在眾人前禮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為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已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為何故　而乃遮止我

爾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說施者　猶尚能布施　況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嶮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嶮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為疲乏　安隱之善乘　嶮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眾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為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為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

(五七)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厭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小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淚而言。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為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為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子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花開敷。手光熾盛掌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哭。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測豫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爾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為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肆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融消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雙鞴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爾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欝多羅僧。偏袒右肩跪

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為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　以是為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　至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爾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

（五八）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由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時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言先修苦行尚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捺爾時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眾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捺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眾好備
胷[T02]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整　行如大象王　趍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為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最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眾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福利眾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眾聖　眾生覩容儀　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偈言

照曜林山谷　猶如眾多日　誰出妙光明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從地而踊出
袈裟覆其上　又似融真金　猶如真金樓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流散布於地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麞鹿及雉兔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諦視不暫捨
亦皆同喜舞　歡娛出妙音　出離放逸時
所有眾生類　心眼樂著觀　佛遊道路時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即奪其二根
[018]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諸觸佛脚者
身體極柔軟　躡空不履地　湛然不輕躁
行步無疲惓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為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苦行向我等邊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為敬禮　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爾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以來　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　無敢不敬禮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為佛捉鉢敷坐取水之者又為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澡罐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爾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為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蹋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花而敬禮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癡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灰坌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為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船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正道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以離行苦行亦為正道除於二邊為說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告言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命得智慧　床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1]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為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臥灰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欲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眾所愛　處中亦如是
嗜欲深污泥　人皆多沈沒　苦行燋身心
亦不免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道到涅槃
爾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臥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臥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眾美饌　不應生染著
亦不全捨離　譬如大火聚　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為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眾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厭惡發足處　甚為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為云何　而得離於欲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坐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己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既不識他恩
蛆虫所唼食　良醫用油治
反更向醫吠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虫　我為無明盲　不知為益己
大悲故自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尚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瞑故
翳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膜
今始真實知　自餓非真法　世尊示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姦而諂偽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縛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五九)復次眾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祠中為天祀弟子作大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悕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

[1]則(龍)(電)-即(正)

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祠中。[315]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六〇)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毘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爾極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拘穿鼻。耕駕乘騎鞭撻錐刺。種種撾打。飢渴疲乏耕駕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全在心　不能自救護　況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團。為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名為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久乃死。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此不為吉。即說偈言

晝夜在貝中　及其蟲死時　貝不能救護
況今汝暫捉　而能為吉事　彼蟲貝俱生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汝今何故爾　行於癡道路

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為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毘勒果。比丘告言。毘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為爾不耶。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若其爾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　不能自全護　有人撲取時
枝葉隨殞落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為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　云何相傳習
橫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　願為我解說

爾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為實　由信是語故
即便求索婦　欲事既已廣　迭[316]互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為人譏呵言
云何似婦女　而作是莊嚴　我乃作吉事
彼人詐稱說　非自為莊嚴　牛黃貝果等
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憍慢
謂為實是吉

爾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讚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柔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爾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眾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五日　惡業雖微細　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彌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為不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為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場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為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六一)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群近佛精舍聲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呪術爾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如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為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爾時世尊大眾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至林中即為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厭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花遍滿林中為是何光即說偈言

光色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斯林甚嚴麗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移殖此園耶
熾炎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其明過電光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覩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淡泊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陀
無不稱佛者　憶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旨要　不可具廣說　總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眾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眾人目　樂觀不捨離
眾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視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醫方及祠祀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善學淫泆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萬物論　十種名字論
算數計校論　圍碁博弈[1]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貝歌法論　舞法笑法論
欺抖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計合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眾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華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弄矟法　善知跳躑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眾智技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為奇若知淺近凡庶

[1]弈(龍)(電)-奕(正)

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聲乳留遺餘法不善料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為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為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具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修多羅中廣說

(六二)復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來不受其請毘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毘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爾時世尊各皆不許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為菩薩時詣迦蘭鬱頭藍弗所彼諸徒眾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

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慘不樂長者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218]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厭　眾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眾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爾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眾等悉在祇洹是時大眾開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剎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愍傷
我今深敬信　眾中堅勝者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眾僧
此身非己有　屬他不自由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為諸眾生故　極作難苦行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以言辭鉤　今欲求請佛
能令我還住　勸請於世尊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世尊心平等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及高勝帝釋
沈溺無窮已　拯拔貧惡燋
大悲應證知　皆悉而知見
一切無不知　唯有信受解
不得隨從佛　我心如狂醉
我得敬法身　善哉唯願住
眾生中堅實　網縵皆覆指
佛以手安慰　皆是真濟聲
誰能大眾前　動搖行住者
唯佛世尊能　猶如犢念母
疲勞來至此　人雄堪作器
能制諸龍象　能以精勤心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為財利　富貴及名稱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具鞍韉　誰不乘遊巡
我為眾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眾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燋　不為諸眾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眾生　是以住於世
我為諸眾生　投巖及赴火　我為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為化眾生　擔是毒蛇聚　我為福伽住
舍衛城眾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為大臣
不為國城人　亦不為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為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為福伽　是故為止住
不為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為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臥　常觀諸眾生
為於眾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六三)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爾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我今護他命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唯我命代彼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彼人未必信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己身得全濟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此言復不可
為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我聞婆羅門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寧捨於身命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以鋸割截身
猶尚不應作　寧以護戒心　妄語得全活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而捨於身命
如是稱譏輕　猶能燋我心　稱譏我破戒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以是因緣故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我今應當學
我今亦當爾　去惡而取善　唯獨留其水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經作如是說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終不從彼惡
為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我今捨身命
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　用成解脫道
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
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彼結使賊鬪所以爾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爾時比丘復說偈言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世尊具慚愧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嶮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眾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着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為諂曲自歡喜耳亦不使人稱歎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大仙之弟子　為持禁戒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王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悔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燋亦莫嬈我比丘答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靭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

無由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被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辭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說偈言

大悲為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當念一切智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不生瞋恚心
割截於手脚　并劓其耳鼻　佛告於比丘　修多羅中說
比丘應當憶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如是不可數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彼時虛受苦　假欲自擁護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勝於毀禁生　為他護身命
為戒捨身命　不如為持戒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會歸終當滅　捨此危脆身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有具功德者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我雖打撲汝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歎羨[2]　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甘露之道跡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為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為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飲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鵝命。今此鵝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眾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貿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鵝謂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為護彼鵝故　逼切甚苦惱　望使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鵝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摽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3]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六四)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為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鴿緣譬喻。有邪見師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釋聞是語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爾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滿足
晝夜懷疑惑　莫識是與非　我於久遠來
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　今為何所在
毘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毘。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

猶如魚生子　雖多成者少　又如菴羅果

[1]名(龍)(電)：命(正)　[2]羨(電)：羨(正)　[3]跌(龍)(電)：趺(正)

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
可說決定得　欲知菩薩者　執心必堅固
毘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
當修供養爾時帝釋為欲觀察菩薩心故自
化作鷹語毘首羯磨汝化作鴿時毘首羯磨
即化作鴿身如空青眼如赤珠向帝釋所爾
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毘首羯磨我等云何於
菩薩所而生逼觸為彼尸毘王作苦惱事雖
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
屈折火燒椎打乃始知真爾時化鴿為鷹所
逐鴿現恐怖於大眾前來入尸毘王腋下其
色青綠如蓮花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虹嘎
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眾生皆體信　如似日暗時
趣於自己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爾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鴿極懷恐怖即
說偈言
彼鴿畏鷹故　連翩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者　宜應加救護
爾時大王安慰鴿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　豈獨救護汝　并護諸眾生
我為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即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願放此鴿是我之
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眾生所盡應救護
鷹問王言云何久得爾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即攝護
於諸眾生等　盡生慈愍心
此語若真實
鷹復以偈答言
速應還我鴿　若我飢餓死　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
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
餘肉活汝命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
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眾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己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為易復
說偈言
割於自己肉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
得活不鷹言可爾願王秤量身肉使與鴿等
而以與我爾乃食之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
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貿此
鴿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
偈言
老病所住處
危脆甚臭穢　久應為法故　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
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
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菩提以輕緣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爾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
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
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
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
語割於股肉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之
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婇女舉聲
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
曾有爾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
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為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
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
忍何不罷休受惱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
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
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想今以
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意於苦惱
眾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愍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
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我今當試作是
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
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脛

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生疑怪何緣乃爾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鷹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爾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眾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眾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為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大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震蕩諸天空中歎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己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鷹歎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切眾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爾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歎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眾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眾生智心不動爾時帝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鴿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博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未曾有誰可信者大王答言我自知心世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返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爾時大王觀己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眾生苦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涌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花　鍾鼓等眾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唱
眾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末香
悉皆滿諸道　花於虛空中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散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繢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伎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譽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歎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宮

（六五）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娑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止巴樹提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華菓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娑羅那比丘盛年出家極為端正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遶邊坐時巴樹提王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遶比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剝脫衣服唯留內衣以棘刺杖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無有罪過云何撾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

①乾,查無此字.乾.乾俗字

瞋忿。撾打過甚[324]。爾時尊者先是王子。身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覩之莫不涕淚。尊者娑羅那。受是撾打遺命無幾。悶絕躄地良久乃穌。身體遍破如狗喇嚙。譬如有人蟒蛇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取活亦難。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己。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　打毀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殘害心　無過橫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榮貴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毀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羅那。舉聲涕哭生於厭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班駮　亦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爾時比丘娑羅那。以己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即說偈言

如我無救護　單孑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鞭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惡　橫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護己身為滅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鞭　狂心用自傷

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鬬時吐舌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爾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儜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眾　覆地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螢火在中燋　巴樹提亦爾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懺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意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滅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一。辭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違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污　臭穢甚可惡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乃是眾苦器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若少棖觸時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殊非智慧理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汝今宜憶持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猶如以鞦[326]勒
居家名牢繫　出家為解縛　不制名放逸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汝既得解脫
汝莫隨順瞋　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鋸解
身體及支節　佛為富那等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　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為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人　為眾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325]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意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麤惡語　猶如仙禪坐　抽劍著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麤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眾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關邏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眾人過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為樂故出家
蚊虻蠅毒草　皆能蜇螫人　應常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覩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

捨瞋忿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一切世間悉皆嬈惱云何方欲惱害眾生一切眾生皆屬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此報亦爾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大瞋瞋恚之法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我今為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燋然徒起瞋心欲害於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決定成就爾時娑羅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上所說法要必不罷道娑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猶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娑羅那說偈言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說實爾然我今者心堅如石涕水不入我見皮破血流在外便生瞋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庸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陷人不鬪亂王為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己有力我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毀害我當使如己之比不敢毀害我當報是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於和上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爾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哭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為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云何於眾中　獨自而捨去　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
云佛非我師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慚愧
汝初受戒時　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
而欲捨梵行　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
著鎧捉刀杖　方欲入戰陣　王鞭毀汝身
棄捨沙門法　不憶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
彼獨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極被截刖　猶生慈愍心
堅持心不亂　汝今為杖捶　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旃延語眾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234]當為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後尊者迦栴延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戒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為敷於其上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頸上繫枷羅毘羅鬘魁膾搖作惡聲令眾人侍衛器仗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上而說偈言

不用師長教　瞋恚惱濁體　今當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　我今趣死去　眾刀圍遶我
如鹿在圍中　我今亦如是　不見閻浮提
最後見和上　雖復有惡心　故如牛念犢

時彼魁膾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之言此刀斬汝雖有和上何所能為求哀和上舉聲大哭我今歸依和上即從睡覺驚怖禮和上足願和上解我違和上語言我本愚癡欲捨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者何樂欲味少苦患眾多怨恚過惡我悉證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志定輕躁眾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為一切眾生所呵罵器唯願和上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相我於苦惱中和上悲愍我迦栴延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猶不信和上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看汝相娑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此言實爾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六六)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

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婬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厭惡作是念言我為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慚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恥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為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怪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為欲所迷惑
入於闇藪中　為結賊所劫　今我為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燋然

爾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除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成可耻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慚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婬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床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床到已彼人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常說眾善事　我為欲迷惑　大悲救苦厄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盲冥無所見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塔如須彌山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後生墮惡道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即以得現果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離苦除諸欲
願當拔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讚歎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沈沒　復還獲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死即以華香塗香末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盡愈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陀　能濟諸眾生　佛是眾生父
為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為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離愛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懈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支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眾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

(六七)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羅那弟子尸利翹多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尼乾陀弟子一切眾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為

佛弟子更不諮稟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為欲化彼姊夫尸利毱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毱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己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為眼　誑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論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眾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毱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羅那行住坐臥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羅那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眾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繞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毱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毱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河上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眾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攪羹飯語尸利毱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眾生可愍自既誑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謬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慚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毱多愁慘不樂既為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毱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為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桓往請世尊心實諂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器　願不見放捨

爾時世尊知尸利毱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　外現親軟善　猶如有魚處　水必有迴動
譬如作瓔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俠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尚可知　況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覩者即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爾時世尊深知尸利毱多心懷詐偽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尋即默受其請時尸利毱多作是念若是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樂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嗚呼世愚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橫讚歎其德　惑著相好扇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毱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焰又以灰土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爾其夫答曰今我所為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毱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　怖畏苦惱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餚饌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毱多婦叉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何故生怨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於彼生怨者
捨離於鬪諍　又滅慢貢高　無有瞋害心
觀彼大人相　其鼻圓且直　亦不左右眄
誰應可為親　常出柔軟音　和顏無瞋色
先言善慰問　言又不麤獷　亦不使憂惱
無有諸窪曲　惡口而兩舌　言無所傷觸
直視不迴顧　亦復不暴惡　生於瞋毒相
云何橫於彼　面如秋滿月　垂臂過於膝
目如青蓮敷　行如師子王　惡道悉空虛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三惡道充滿
若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尸利毱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己黨今當守護若不爾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揵汝今可來為汝除怨我以施設火坑毒飯

此諸尼揵五熱炙身咸皆燋黑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尸利毱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吒迦樹諸尼揵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烏群亦如俱翅羅鳥黑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諸尼揵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爾燋然若火燒不燋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毱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毱多所住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嗤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為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為眾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　六年自乾燋　作是難苦業
為諸眾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辦宜知是時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揮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為事甚為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為諸眾生故
作此諸難事　眾生今云何　反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眾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為眾生真濟　如醫欲救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為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眾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爾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悅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喚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毱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為度眾生故　我今畜是怨　為益彼眾生

爾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毱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無有利益心　願佛不須往　彼意懷殘惡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　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佛雖不愛身
為度眾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令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為天阿修羅　而作歸依處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為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作大深火坑　熾焰滿其中　詐偽覆其上　尸利毱多舍

佛復說偈言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貪欲愚癡火　極為難除滅
何能為我害　地獄之猛火　況復世間火　熾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如此之猛火
莫能為我害　尸利毱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不能燒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毱多為邪見毒染污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諂偽現柔軟相來請世尊而其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愁爾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恐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為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者於大眾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有福利者得接足禮爾時世尊如行寶樓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眾星圍遶往尸利毱多家時尸利毱多宅神舉聲欲哭咄哉怪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毱多乃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爾時宅神禮佛足已而說偈言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我未睹佛時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厭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滲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及護我　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眾
爾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
說偈言　我護諸眾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
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
為尸利毱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
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
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
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
無疑.至第三門中轉近火坑.爾時彼婦於空
室中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
言.如來今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
嗚呼怪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　謦咳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燋然既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焚滅
頭髮燋墮落　額廣白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鵠在花上　為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眾生睹其目　猶如美甘露　既墮焰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愍　必燒令燋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為火燋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納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匹
爾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揵子在
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塚
間樹群烏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揵
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
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為幻不
復有一尼揵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
云何不陷墮　為我目不了　為是夢幻耶
爾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即變火坑為[331]
清涼池.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
池中.其眾蓮華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毱[1/1]
多睹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捔
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可信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威　猛焰變為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為黑蜂
復於池水中　化作眾蓮華　具足有千葉
遍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如秋開敷花
百葉甚柔軟　莊嚴滿此池　諸鶴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鳥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灑　諸蜂圍繞佛　出於妙音聲
鴛鴦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爾時富蘭那語尸利毱多言.汝今勿為瞿曇
幻術之所惑亂.尸利毱多於如來所深生敬
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爾.是幻所
作.尸利毱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
切智人.尸利毱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
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揵等語
尸利毱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
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毱多語諸尼揵子言.
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
名之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
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相
耶.尸利毱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
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
說偈言　叱汝等方去
極為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為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為極愚癡
爾時尼揵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鬼四散.
又如日出眾闇自除.時尸利毱多見尼揵等
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恐怖目視速
憧惶欲競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揵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坌身體
猶著重鎧器　時諸尼揵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犛牛　在林虻蜇螫　宛轉泥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揵等既散走已.尸利毱多心懷慚愧.即
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
伽姊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

已即向先所閉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　無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　緣我邪見故　事諸尼揵等
汝今速來出　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毱多以傷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　故來見戲弄　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　尼揵等集時　猶如諸蝗虫
邪見之熾火　滅於釋種燈

尸利毱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　何能焚燒佛　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　汝觀十力尊　摧破諸外道
火坑四畔邊　蓮華皆開敷　如鵠處花間
花曬遮遶佛

爾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毱多嗚噎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　無有能燒者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逼近乾薪積　以火焚燒時　兩俱同熾然

爾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睹威顏者　世間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睹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睹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名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爾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丘眾請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尸利毱多涕泣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
規害世尊命　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爾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　無有觸礙處　諸佛法亦爾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如蓮華處水　昔時提婆達　瞋恚心所盲
為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如彼羅睺羅　即是如來子
佛於此二人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　於諸眾生所　慈悲過一子
終不於汝所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宜懼

爾時尸利毱多以慚愧故曲體隨婦口脣乾燋深生愧恥行步㨿遲如將沒地舉身戰掉卑下低心極為驚怖五體投地哀慟號泣而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　并及瞋毒蛇　終不近惡友
我今為惡友　毒蛇之所螫　依歸善良醫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顧　今聽我懺悔

爾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毱多言聖子汝勿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栴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我為於白象之時毒螫所中害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害又作龜身為人分割支節悉解不起瞋心復作鼈身憐彼厄人時彼厄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鼻悉為劓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為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虛空不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為水著我離八法其事亦爾時尸利毱多又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垂憐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毱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爾我本實遣人請佛作不饒益事佛告尸利毱多言然我已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偈言

我今愚所造　屠獵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為自害己

爾時世尊告尸利毱多言汝今所施宜應是時尸利毱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　瞋恚極盛時
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毱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為惡　毒飯以標相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1]然後可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
而唱僧跋竟　眾毒自消除　汝今盡可食

僧跋已竟佛及眾僧盡皆飲食時尸利毱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眾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見諸眾僧皆悉安隱不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喜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毱多得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毱多以得見諦即說偈言

我度於愚癡　及以邪見海　不畏於惡道

[1]翻譯名義集7:僧跋.即等供之唱法也.僧跋者眾僧飯皆平等.

我欲入黑闇　遇佛得大明　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　嗚呼佛大人　嗚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　我今但略說　我本欲與毒
而獲甘露食[233]　鬪諍應失財　反得於大利
是故親近佛　眾生慧眼開　而得睹正道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六八)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爾時世尊四眾圍遶在大眾中唾。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唾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呪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　調伏於我心　勤修堅實法
苦行於精進　見於聲聞眾　悉皆共和合
敬禮於佛時　應作如是願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眾和合名為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眾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曼佛世尊聲聞之眾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爾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時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篋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離無明闇　我等今共往
涅槃安隱城　生死苦惱眾　處於有稠林
云何而獨往　趣於甘露迹　汝等於今者
云何盡涅槃　汝若欲涅槃　我亦共汝去

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坐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怪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已知苦　斷集之繫縛　以修八正道
得證於滅諦　所作事已辦　汝等莫憂苦
曼佛眾未闕　牟尼法藏住　世尊在於世
我當入涅槃　憍陳如比丘　及與阿富等
如是無垢人　未有墮落者　我欲入涅槃
難陀羅睺羅　阿難三摩陀　及與阿難陀
如是等在世　我當入涅槃　牟尼得安隱
比丘僧和合　壞於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最種未絕　我今入涅槃　正是盛好時
我心願解脫　今以得滿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墮淚　擊於歡喜鼓　其音未斷絕
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　汝等不應愁
汝等若念我　應當勤護法　使法久住者
即是念於我　是故應精勤　當勤護正法
佛以憐愍故　聽女人出家　汝等宜護戒
勿使人罵辱　乃至於後世　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花樹。往詣佛所。正欝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來是我父　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234]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摩與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人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已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花葉　相輪盡炳著　願為我心足
最後以頂禮　最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禮
頂禮婆伽婆　身如真金聚　願開欝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開欝多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入涅槃。佛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意。眾僧無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人。商人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如遶須彌。既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無有厭

足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1]獲法味故難陀羅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禮求懺謝一切諸聖眾猶如不掉寂靜默然住唯阿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陀阿難結未盡心慈順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墮淚爾時瞿曇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說偈言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實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最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乘道而往至
佛在眾中唾　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禮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僧　不欲令闕減
我亦不願樂　而入解脫處　無常大風至
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彌山　多陀阿伽日　則離無明闇
曼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金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即收淚復說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蕀刺多眾苦　又如牸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走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憍慢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焰盡則火滅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世尊　利益不虛語
真實語諦語　義語法語者　過一切語者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勝妙之道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作大照明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然法庭燎燭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諍者　又與從明者
照於一切者　能與眾燈明　具足十力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說法又不虛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釋中師子吼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眾生　能具大悲體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釋梵四天王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污者　財富自在者
摩醯首羅王　閻王婆樓那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美妙甚深無畏眾勝真實顯發能為示導種種說法善解一切飛鳥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憂鉢遮那拔羅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如來如日月為天人阿須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曜是上丈夫名為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縱逸憍慢鬪諍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偽博[2]弈競勝欺他共相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捲手祕法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憍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蓮華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臍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為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壞魔軍眾勇健無畏人中大龍人中真濟定如意足無量無邊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鉢花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結使濟諸眾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綵畫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耘除諂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進定慧皆到彼崖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眾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加趺坐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　盛智聽我悔　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睹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逐愛戀心恩愛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　必當有離別　一切有為法
悉皆是無常　無常火熾然　燒滅於三有
愛我者極多　我愛亦不少　我今皆能捨
如此愛著等　生死黑闇處　輪迴嶮阻中

[1]獲(龍)(電)-護(正)　[2]弈(龍)(電)-奕(正)

親親更相戀　惡見於乖離　無常無悲愍
破壞使別離　恩愛無別離　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　相戀轉善厚　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　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繫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　引手捫日月　變身使隱沒
踊出虛空中　一身為多身　多身為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動於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為顯如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踊身虛空。猶如頹雲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偈言

各出千火光　圍遶自莊嚴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華　猶如瞻蔔枝
眾花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入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王將諸梵眾。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愛結當順世間。欲使我輩為作何等。是佛世尊最後所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作。佛告阿難。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之乳哺長養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齎牛頭栴檀從虛空中。如鴈鵠王如日入照雲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床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床。爾時諸床各豎幢幡。天曼陀羅花猶如花[1]幕覆諸尼上。猶如禪窟。豎諸幢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貌若干[2]種。天雨諸花鬘。亦復雨末香。香烟如雲。彌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羅阿那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天龍夜叉圍遶佛後。爾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比丘尼床前。五百比丘尼床次波闍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主。現在集諸聖眾。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者。此床安置寬博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于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用覆屍上。復以眾多香油以澆其上。爾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來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焰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蜜　聲聞蜂集食
佛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蜜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畫像人尚無　況有法服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旬燒已竟　收骨用起塔　令眾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爾時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三種

(六九)[3]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身命猶發善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為菩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群輩與一牸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清水滿大池　蓮花優鉢羅
拘陳白色花　如是之方所
猶如大白山　其狀如乳雪
其色猶如月　有脚能行動
如白蓮花聚　六牙從口出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掖挾弓箭。屏樹徐步向彼象所。爾時牸象見彼獵師。掖挾弓箭。語象王言。彼脫相害。象王問言。彼挾弓箭為著何服。牸象答言。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何所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常救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者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爾時牸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

[1]尼床(龍)(電)：尼(正)　[2]干(龍)：千(正)　[3](六九)(電)：(正)

稠林間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時彼牸象語象王言。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者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悉非衣服過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愚者謂為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寂服乃是惡心眾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爾時牸象甚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不隨爾語。欲取彼人以解支節。菩薩象王語牸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毀罵醫　醫師治於鬼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若我成菩提　名稱遍三界　諂偽諸結使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錐鑱利斷絕彼諸結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牸象默然。時諸群象咸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脫加傷害。即遣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逼惱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壓於汝耶。答言不也。非身壓我。又復語言。非此牸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哭耶。答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逼惱我心。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傷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害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愚心瘡難復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屍骸　有劇於畜獸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獸身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來射我。獵師答言。為王所使。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　張手速受之　諸發菩薩心一切無悋惜　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須牙即與牙　恣汝拔斷取　我以濟救故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我為利己者　速能至涅槃　為諸眾生故三有中受身　為諸種智故　悲救以為因獵師慚恥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汝牙。象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偈言　汝慈心盈滿我畏彼慈父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　從膊而流下　象王極福利其白如鉢頭　拘勿頭花等　積聚為大聚時彼諸花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　莫為愚癡悶當觀苦惱眾　云何可濟拔　世界皆有死汝當為拯拔　當持堅牢志　莫生憂惱心天人阿修羅　乾闥婆夜叉　滿於虛空中歎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來極希有能為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　受痛於當今內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　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薩終無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於地獄時彼象王既拔牙已。默然而住。爾時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著地將無悔耶。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語。即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　得敬重信心假使汝意謂　我是極惡人　殺盜婬欺汝偽詐不善具　聽我答汝意　汝可作眾惡害心弓利箭　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袈裟見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我今是施主　悉具於清淨　待我料理心使果報廣大　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袈裟者是離欲幢。由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擎牙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語　毒箭射我身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　以是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眾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眾生所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七〇)復次菩薩大人為諸眾生不惜身命我[1]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爾時波羅梠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班駮如雜寶填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此難[2]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事願王哀愍放捨群鹿莫令傷害王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須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頓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爾時菩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要迭互送鹿至於多時後於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牸鹿懷妊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厨不恨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去誰當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牸鹿既被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愍我當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眾生　我今獨怖迮　願垂哀憐愍
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　唯來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眾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願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汝王自陳說未牸鹿答言我以歸向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即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救愍心　見勅速往彼
[3]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為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遣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　往詣彼王厨　我於諸眾生
誓願必當救　我若以己身　用貿蚊蟻命
能作如是者　尚有大利益　所以畜身者
正為救濟故　設得代一命　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王厨爾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今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　我今知此身　必當有敗壞　今為救愍故
必當有生處　我今為救彼　捨身必轉勝　便是法捨身　得為法因者　云何不歡喜

爾時諸鹿種種諫喻遂至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往詣王厨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逐鹿王向波羅梠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還所止唯己一身詣王厨所時彼厨典先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白於王稱彼鹿王自來詣厨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向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由王擁護鹿倍眾多所以來者為一妊身牸鹿欲代其命[39]身詣王厨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為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敗壞　不為毫釐善
此身必歸壞　捨己他得全　我為得大利

爾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即說偈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嗚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　救濟眾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爾時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應自往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林到鹿群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鹿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
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林　即名施鹿林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1]駮(龍)(電)=駁(正)　[2](七〇)(電)=(六九)(正)　[3]誰(龍)(電)=唯(正)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七一)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匄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厄者能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智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隣國王將諸軍眾欲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眾具既多復須料理而擁護之為此眾具生於鬪諍願捨此事不應鬪諍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　智者應分別　為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　亦如眾肉團　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　智者應速離　國土眾具等　如此眾具等　終歸必捨棄　寧今受眾苦　願莫於後世　受此久長苦　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聲譽歎美善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己有能　願當護於彼　若當不護彼　後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見王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門言我今貧困又多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所歸唯望王恩拯救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此間無王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已迷悶躃地爾時菩薩既見之已深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盡棄捨　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為斯人　當捨己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之曰汝莫愁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羅門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　生者必有死　壽命會當盡　為救危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為此死　名之為瓔珞

爾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睹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地主　今日被拘執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為可慚耻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為汝所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　又無兵馬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愍縛　欲以救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燃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救他作如是事即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

號名曰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為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嬰愚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為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眾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設作王　逼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七二)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烏越鞞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於窓牖中闚看世尊爾時彼王見女端正即解珠瓔遣傍侍臣送與彼婦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人脫怪笑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為自在主　最勝業者說　此無宰主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宰主　善業佛所歎　如是之妙色　更無宰主我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貫　眾寶雜莊嚴　額懸多邏羅　珠貫白如雪　我為宿功德　不為著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雖遠尚不視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1(七一)電:(七〇)正　2(七二)電:(七一)正

不為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為姦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七三)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1]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嘗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厲渡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未斷我見援黨己者王心不悅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　自稱是業力　我今試看汝　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怪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　與彼殘漿耶　為是彼業力
強奪此將去　或能共親厚　與彼使將去
或是夫人瞋　奪此與彼乎　或能我迷誤
而與於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爾鼻衂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　亦如彼莊嚴
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　以聽法力故
言說合於理　彼稱業力者　斯言定有驗
我多於己負　彼憑業力勝　佛說業力強
此語信真實　佛為善御乘　業力為善哉
能壞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說隨業力
汝今倚業力　用自莊嚴身　割絕於我力

(七四)復次雖與智者共為讎郄猶能利益是[2]故智人雖與為讎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鬪諍以瞋恚故詣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某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此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爾時彼主人即取小床上座前坐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坐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　能害於正見　愚者不分別
寶作非寶想　我今得勝利　分別識三寶
真實是我寶　佛法及聖眾　我已諦睹了
得閉三惡道　釋梵諸天等　所不能獲得
我今具獲得　今此婆羅門　即名為梵天
今當得趣向　解脫不死方　我今始獲得
婆羅門勝法　我本姓輸都　今日真輸都
今日始獲得　勝妙比陀法　我今得無漏
出過諸比陀　我今真實是　祠祀大福田
我當勤大祠　不能善分別　可祠不可祠
從今日已往　當供天中天　多陀阿伽陀
略說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獲得人身果
從今日已往　當隨佛所教　終更不求請
其餘諸天神　我今所學法　隨順向正道
法及隨順法　我必得其果　我今歸命禮
宿世厭惡根　曾修法向法　今獲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邪見　輪迴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為我怨讎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眾　由彼瞋忿故　令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怨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餚饌

(七五)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獲財業[3]以知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罽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臥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

[1](七三)電=(七二)正　[2](七四)電=(七三)正　[3](七五)電=(七四)正

思惟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眾僧我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後世者我等衰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343]婦上爾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爾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雨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爾時其夫說偈答言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爾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爾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爾時長者即便與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中供養眾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答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　拘毘等天王　案行於世間
是佛之所說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爾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眾僧有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爾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眾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餚饌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賣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國主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慇懃啟白我今已眾務所逼願受我請爾時諸僧默然無對爾時國主語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揵椎汝所造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　供設既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策　更無修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　明了識因果　能用虛偽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恣聽汝所願
我為憐愍汝　以財償汝價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主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眾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七六)[1]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拔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脇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困急買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若於禁戒中
尚不敢振觸　以是故我知　草頭有酒滴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酒是惡道因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唯佛能別知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三業之惡行
往昔優婆夷

[1](七六)㊟:(七五)㊞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七七)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1]所說.是故勤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爾時王難高座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此問.然此眾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答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橫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爾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為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為說顛狂　狂癡人過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　一切種智說
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　現見於神變

彼大仙所辱　出過其禁限　顛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　何故分別說
投淵及赴火　自墜於高巔　捨棄於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於正行　狂惑墜巔火
賣鹽壞淨行　飲觸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淨及得正　有何因義趣　賣肉眾惡集
三種神足變　除此三種變　更亦有神變
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　現見仙神變
更見十三法　如是顛狂事　其數乃有百
現見投淵火　自墜於高巔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見　非是生天因　戒施善調心
即是生天因　賣鹽壞善行　觸河除諸惡
賣鹽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　如是有何義
得名為善惡　婆羅門賣肉　即墮於失法
捉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　滿三十六斤
敗壞婆羅門　羅差及食蜜　皆名為失法
見羅差嘗蜜　二俱成過患　以秤欺誑人
不成名為盜　賣肉成殺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殺　羊稻俱應食　何故食於稻
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殺　終不得生天
墜巖投淵水　復言得生天　殺己言有罪
餧養己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觀察不順理
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　名汝等為狂
此即是愚癡　羅剎之標相　是故說汝等
成就顛狂法　此即是與酒　飲酒之因果
瞋恚是癡因　瞋恚而黑濁　能令顏色變
以是因緣故　瞋為瘦[2]黑因　飲酒顏色濁
此二俱能瘦　目連見餓鬼　汝先自飲酒
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　是故今現在

已獲餓鬼身　花報已如是　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出家[3]
(七八)[4]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若.為附傭國主.供養眾僧手自行食.眾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詣宮中.向食作禮.然後乃食.餘者分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患.是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為無知.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　智者除過患　彼生疑譏嫌
是名為嬰愚　佛法觀察食　外道都悉無
沙門觀察食　能除煩惱障　餘食牟尼觸
應當頂戴敬　手捉殘食已　水洗已除過
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門所食餘　自恃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　不生歡喜心　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　不食於彼食　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為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睹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為嬰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超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1](七七)電:(七六)正　[2]瘦龍電:庾正　[3]諸電:(七七)諸正　[4](七八)電:(七七)正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苷蔗種中生
輸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無等無倫匹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為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
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為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為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七九)[1]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視諸塔寺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毘伽國於彼城門有佛髮爪塔近有尼俱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此塔時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勅臣下令速却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民眾皆悉悲涕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
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
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眾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爾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後自遣人持鍬欲除往到其所塔樹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怪　舉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慚怪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即自往詣塔[3]　莫知其所在
爾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方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即問之言何為乃爾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并尼俱陀樹不憶其井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花鬘身著諸花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　為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極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爾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樹井離毘伽城三十里住

(八〇)[2]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昔曾聞竺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薪[1]火燒之佛復安一棖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枸沙陀那有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為塔作棖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稱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殺之以是之故人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時比丘即將諸人齎持斧器欲往斫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暫作　而能於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為此樹故　即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為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依人中龍
恃彼亦自高　觀汝力為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眾人見　我為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諸毒龍眾中　汝為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為柔調寂　及是眾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為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鬪諍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羅門睹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霹靂　汝為呪所伏　為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龍向己說偈
汝莫起瞋恚　此名現供養　非為輕毀我
吾身自負塔　況樹作塔棖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為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戀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叉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毘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距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稱遍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棖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

(八一)[3]復次我昔曾聞有一老母背負酥瓶在

❶薪龍㊀=成正　[1](七九)電=(七八)正　[2](八〇)電=(七九)諸正　[3](八一)電=(八〇)正

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菓食已患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時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菓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我以酥瓨易汝瓨水爾時汲水人即隨其言與一瓨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既至其舍先所食菴羅摩熱力已盡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是水有朽敗爛繩汁涅臭穢極為可惡汝今何故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貿此臭水一切眾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故以未來世功德酥瓨貿易臭穢四顛倒瓨謂之為好於後乃知非是真實深生悔恨咄哉何為以功德酥瓨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為　以三業淨行　貿易著諸有
如以淨好酥　貿彼臭惡水　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為甘露

(八二)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瞋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瓨取水見水中影謂為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為他持瓨取水即打瓨破還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擔瓨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瓨詣池取水猶見其影復打瓨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自覺悟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己方生慚恥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眾譬如薝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即說偈言

未香以塗身　并熏衣纓珞　倒惑心亦爾
謂從己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己有

(八三)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食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甕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勅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雛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拔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眾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眾生說諸倒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法以諸眾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所應為說法要眾生自有若干種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為猫兒覆肉酥乳

(八四)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為高大除去梯隮櫨櫨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擿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尋以麤綫繫彼衣縷匠即挽取既至於上手捉麤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著小麤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麤大繩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隮櫨櫨喻過去佛已滅之法言親族者喻聲聞眾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去味等法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麤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細繩者多聞縷復懸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繩以是麤繩堅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為縷綫　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麤縷
戒定為小繩　智慧為麤繩　生死柱來下

(八五)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強將來立以為王從敷臥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敷臥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敷臥具事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敷臥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無病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敷臥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以一業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業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　智能各異因　如彼仙人王　索備敷臥者

(八六)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隣王與共鬬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

①(八二)電:(八一)正　②(八三)電:(八二)正　③(八四)電:(八三)正　④(八五)電:(八四)正　⑤(八六)電:(八五)正

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勅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復來侵境即勅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直進得解脫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　勿令著五欲

本不調心故　臨終生愛戀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如馬不習戰　對戰而旋行

(八七)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齎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為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初無所遣空手還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麗嚴飾床帳氍毹(ㄅㄨ)毹氍毹金銀器物其婦瓔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為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為彼國王治病差故生報汝恩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為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初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所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受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　心意有疑悔

以為徒疲勞　終竟無所得　既得生中陰
始見善相貌　如醫到家已　方生大歡喜

(八八)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菓其一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菓留子其留子者覺彼菓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好菓如彼世人為善根本多修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菓食

竟不留種子　後見他食菓　方生於悔恨
亦如彼女人　種子種得菓　復生大歡喜

(八九)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與一國王諠譁(ㄏㄨㄚ)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地悉當相與爾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臥地宛轉而行須臾復乏即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是言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為取地故雖乏不止佛亦如是為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衆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為優樓頻螺迦葉鳶掘摩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即往化度如須彌羅既疲乏已即便臥地宛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既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臥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在雙樹倚身而臥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為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為濟衆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　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黨
優伽鳶掘魔　精進禪度力　最後倚臥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　欲為濟拯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　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彌羅　擲杖使遠去

(九〇)復次我昔曾聞竺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ㄏㄨㄚ)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為人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飲食香華妓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得財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稱伽拔吒為何所在尋即語言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吒為何所在諸伴語言

1(八七)電:(八六)正　2(八八)電:(八七)正　3(八九)電:(八八)正　4比龍電:此正　5諠龍電:誼正　6(九〇)電:(八九)正

在前去者即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云在後。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吒非我身是。乃在伴中駝驢馱上。所以然者。我身頃來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見迎。由是之故在後馱上。宗親語言。汝道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吒即答之言。我貧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諸財寶乃設供具來迎逆我。乃為財來不為我身。發此喻者。喻如世尊。稱伽拔吒為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佛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悉來供養。非來供養我。乃供養作佛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眾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供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察故人天阿修羅　夜叉乾闥婆　如是等諸眾亦廣設供養　佛無歡喜心　以善觀察故是供諸功德　非為供養我　如稱伽拔吒指示諸眷屬　稱己在後者　其喻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349

賢愚經卷第一

No. 202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一)梵天請法六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國善勝道場。初始得佛。念諸眾生迷網邪倒。難可教化。若我住世於事無益。不如遷逝無餘涅槃。爾時梵天知佛所念。即從天下前詣佛所。頭面禮足長跪合掌。勸請世尊轉于法輪。莫般涅槃。佛答梵天。眾生之類塵垢所弊。樂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為快。爾時梵天復更傾倒。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眾生應可度者亦甚眾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往昔無數劫時。恒為眾生採集法藥。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有大國王。號修樓婆。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六萬山川八千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比。覆育民物。豐樂無極。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當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脫。即時宣令閻浮提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恣其所須。不敢違逆。募出周遍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懇惻。毘沙門王見其如是。欲往試之。輒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豎。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我當為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為作禮。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群僚。前後圍遶。欲得聽聞。爾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難。云何直爾欲得聞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須。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乃與汝法。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眾會之中。取而食之。爾時諸王百官群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王令捨此事。王為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鬼食妻子盡。為說一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陰空無相　無有我我所

說是偈已。王大歡喜。心無悔恨。大如毛髮。即便書寫。遣使頒示閻浮提內。咸使誦習。時毘沙門王還復本形。讚言。善哉。甚奇甚特。夫人太子猶存如故。爾時王者今佛身是。世尊昔日為法尚爾。云何今欲便捨眾生。早入涅槃而不救濟。又復世尊。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於閻浮提作大國王。名虔闍尼婆梨。典領諸國八萬四千聚落。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王有慈悲矜及一切人民。蒙賴穀米豐賤。感佩[1]王恩。猶視慈父。時王心念。我今最尊位居豪首。人民於我各各安樂。雖復有是。未盡我心。今當推求妙寶法財。以利益之。思惟是已。遣臣宣令。遍告一切。誰有妙法與我說者。當給所須隨其所欲。時有婆羅門名勞度差。來詣宮門。云我有法。王聞之喜。即出奉迎。前為作禮。敷好床褥。請令就座。王與左右合掌白言。唯願大師垂矜愚鄙。開闡妙法。令得聞知。時勞度差復報王曰。我之智慧追求遐方積學不易。云何直爾便欲得聞。王復報曰。一切所須悉見告勅。皆當供給。勞度差曰。大王今日能於身上剜燃千燈用供養者。乃與汝說。王聞此語倍用歡喜。即時遣人乘八萬里象。告語一切閻浮提內。虔闍婆梨大國王者。却後七日為於法故。當剜其身以燃千燈。時諸小王一切人民聞此語已。各懷愁毒。悉來詣王。到作禮畢。共白之言。今此世界有命之類。依恃大王。如盲依導。

[1]佩(龍)(電)：佩(正)

孩兒仰母王薨之後當何所怙若於身上剜千燈者必不全濟云何為此一婆羅門棄此世界一切眾生是時宮中二萬夫人五百太子一萬大臣合掌勸請亦皆如是時王報曰汝等諸人慎勿却我無上道心吾為是事誓求作佛後成佛時必先度汝是時眾人見王意正啼哭懊惱自投於地王意不改語婆羅門今可剜身而燃千燈尋為剜之各著脂炷眾會見已絕而復蘇以身投地如大山崩王復白言唯願大師垂哀矜採先為說法然後燃燈我命儻斷不及聞法時勞度差便唱法言

[39]常者皆盡　高者必墮　合會有離　生者皆死

說是偈已而便燃火當此之時王大歡喜心無悔恨自立誓願我今求法為成佛道後得佛時當以智慧光明照悟眾生結縛黑闇作是誓已天地大動乃至淨居諸天宮殿動搖咸各下視見於菩薩作法供養毀壞身體不顧軀命僉然俱下側塞虛空啼哭之淚猶如盛雨又雨天華而以供養時天帝釋下至王前種種讚歎復問之曰大王今者苦痛極理心中頗有悔恨事不王即言無帝釋復白今觀王身戰掉不寧自言無悔誰當知之王復立誓若我從始乃至於今心不悔者身上眾瘡即當平復作是語已尋時平復時彼王者今佛是也世尊往昔苦毒求法皆為眾生今者滿足云何捨棄欲入涅槃永使一切失大法明又復世尊過去世中於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毘楞竭梨典領諸國八萬四千聚落二萬夫人婇女五百太子一萬大臣王有慈悲視民如子爾時大王心好正法即時遣臣宣令一切誰有經法為我說者當隨其意給足所須有婆羅門名勞度差來詣宮門言有大法誰欲聞者我當為說王聞此語喜不自勝躬出奉迎接足為禮問訊起居將至大殿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合掌白言唯願大師當為說法勞度差曰我之所知四方追學勞苦積年云何大王直爾欲聞王叉手曰一切所須幸垂勅及於大師所不敢有惜尋報王言若能於汝身上斲[40]千鐵釘乃與汝法王即可之却後七日當辦斯事爾時大王尋時遣人乘八萬里象遍告一切閻浮提內毘楞竭梨大王却後七日當於身上斲千鐵釘臣民聞之悉來雲集白大王言我等四遠承王恩德各獲安樂唯願大王為我等故莫於身上斲千鐵釘爾時宮中夫人婇女太子大臣一切眾會咸皆同時向王求哀唯願大王以我等故莫為一人便取命終孤棄天下一切眾生爾時國王報謝之曰我於久遠生死之中殺身無數或為貪欲瞋恚愚癡計其白骨高於須彌斬首流血過於五江啼哭之淚多於四海如是種種唐捐身命未曾為法吾今斲釘以求佛道後成佛時當以智慧利劍斷除汝等結使之病云何乃欲遮我道心爾時眾會默然無言於時大王語婆羅門唯願大師垂恩先說然後下釘我命儻終不及聞法時勞度差便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生者皆有苦　諸法空無生　實非我所有

說是偈已即於身上斲千鐵釘時諸小王群臣之眾一切大會以身投地如大山崩宛轉啼哭不識諸方是時天地六種震動欲色諸天怪其所以僉然俱下見於菩薩困苦為法傷壞其身同時啼哭淚如盛雨又雨天花而以供養時天帝釋來到王前而問王言大王今者勇猛精進不憚苦痛為於法故欲何所求欲作帝釋轉輪王乎為欲求作魔王梵王王答之曰我之所為不求三界受報之樂所有功德用求佛道天帝復言王今壞身乃如是苦寧悔恨意耶王言無也天帝復言今觀王身不能自持言無悔恨以何為證王尋立誓若我至誠心無悔恨者我今身體還復如故作是語已即時平復天及人民欣勇無量世尊今者法海已滿功德悉備云何欲捨一切眾生疾入涅槃而不說法

又復世尊過去久遠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梵天王有太子字曇摩鉗好樂正法遣使推求四方周遍了不能得爾時太子求法不獲愁悶懊惱時天帝釋知其至誠化作婆羅門來詣宮門言我知法誰欲聞者吾當為說太子聞之即出奉迎接足為禮將至大殿敷好床座請令就坐合掌白言唯願大師垂愍為說婆羅門言學事甚難追師積久爾乃得之云何直爾便欲得聞理不可也太子復言大師所須願見告勅身及妻子一皆不惜婆羅門言汝今若能作大火坑令深十丈滿中熾火自投於中以供養者吾乃與法爾時太子即如其言作大火坑王及夫人群臣婇女聞是語已不能自寧咸悉都集詣